

張狀元孟子傳

四部叢刊三編經部

上海涵芬樓影印海
鹽張氏涉園照存吳
縣潘氏滂熹齋藏宋
刊本原書板匡高十
九公分寬十三公分



張狀元

孟子傳

卷一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知府

王章句上

卷一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

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

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

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

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未有仁而

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俗之移人也甚矣哉自堯舜三代以來上至

族黨無非以仁義為言而談利之說寂然

之患亦大矣堯止付之一官而百姓不

敷五教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命夔以

敷五教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命夔以

敷五教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命夔以

敷五教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命夔以

敷五教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命夔以

敷五教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命夔以

敷五教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命夔以

敷五教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命夔以

敷五教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命夔以

敷五教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命夔以

敷五教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命夔以

牛桃林之野以示其不得已重民五教惇信明義
敢少怠焉豈聞以利爲言乎哉帝王之道所以能田
者以仁義爲主也自大雅降而爲國風王者之迹熄
春秋取郕大鼎以璧假田利門一開仁義亡矣齊桓晉文
合諸侯尊獎王室夫豈不賤而管仲舅犯先軫其心皆本於
利特借仁義以爲名如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是所以勤王者意
在於求諸侯也又曰伐原示之信大蒐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
官且曰一戰而霸文之功也是其所以大蒐伐原者意在於霸
也誠意安在哉此風旣扇時君世主波蕩從之君臣之間無復
以仁義爲言而權譎詭詐公言之而不恥良可鄙也故或以曾
西比子路則蹙然而不敢當以比管仲則赧然而不悅而董仲
舒發之曰仁人者謀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偉哉斯
言也風流至於孟子頽弊滋甚雖求如五霸假仁義亦不復見

商鞅方以利爲說取重於秦孫臏方以利爲說取重於齊蘇秦
張儀方以利爲說取重於六國爲人君者非利則不聞爲人臣
者非利則不談朝縱暮橫左計右數以進取爲策以殺戮爲効
韓魏割地齊楚敗績燒夷陵取鄢郢前日虜公子申後日虜公
子邛坑長平四十萬斬伊闕二十四萬朝廷之士鄉閭之間往
來游說之士無不以此藉口譏誚唧唧喧宇宙而瀆乾坤者無
非利而已矣是以攘奪成風兵戈連歲天下之民欲息肩而不
得孟子深見天下之心思得脫攘奪兵戈之苦而復見聖王之
治乃舉帝王之心即仁義之說以游齊梁之間使其說一行天
下無事矣二帝三王之道可興於旦暮而禽獸之心魚肉之苦
可轉而入君子之塗太平之地惜乎習俗深入未易磨濯而衆
人未易力行也竊以太史公孟子傳并趙岐之說考之
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今曰見梁惠王者是不得志
也惠王也及以司馬公年譜攷之孟子見惠王時乃

王三十六年秦惠文王二年梁惠王三十四年齊威王四
十三年是時宣王猶未即位也而孟子之書敘見梁惠王於前
而齊宣王之間乃居其後疑傳之失而年譜爲可信也夫孟子
足跡方接於梁惠王未及一話一言首以利吾國爲問自後世
觀之豈不鄙陋而惠王安意恬然不以爲恥余以是知習俗之
成君臣上下不以此言爲恥也孟子直指其利心而格去之曰
王何必曰利使其平昔措心積慮邪欲顛倒處一切破散乃徑
示之曰亦有仁義而已矣其幾豈不敏哉然惠王平時之念慮
者利朝廷之獻替者利游談過客之所以恐喝押闔者利是惠
王耳目之所觀聽心思之所鈎索家庭之所宴語臣下之所講
究者無非利而已矣孰爲利若曰彼地可取彼兵可殺吾之所
以固其圉而彼不得安者此術也彼之所以爲此謀而吾不可
不報者此術也其意大抵欲覆人之宗社而大我之國家欲殺
人之生齒而壯吾之兵勢此商君所以取重於秦孫臏所以取

重於齊而蘇秦張儀所以車馳轂擊頤指氣使橫驚於諸侯之上也今曰何必曰利則耳目思慮與夫家庭臣下之說商君孫臏蘇秦張儀之說一切無用矣顧惠王利心既深而輔之者又衆爲之說者又多則一語之下雖足以格其利心於俄頃之間而念慮獻替與夫恐喝捭闔之所以賊其心者恐未易掃除也孟子於是力排而深救之曰王曰何以利吾國此論一唱則大夫効之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効之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唯利是趨而不聞仁義利門一開禍其可勝言哉利吾國之說不已必至於弑萬乘之國如夷羿猶未足以逞其欲也利吾家之說不已必至於弑千乘之君如齊崔子猶未足以逞其欲也利吾身之說不已必至於如陳勝奮臂一呼以滅秦宗社猶未足以逞其欲也嗚呼千乘之家取足於萬乘之國百乘之家取足於千乘之國亦不爲不多矣何苦至於弑君而犯天下之大惡苟爲後義而先利不篡奪則其心無從饜足此理之自然

也嗚呼利心如此其酷凡爲人君者豈忍聞此而自賊其身
爲人臣子者豈忍談此而使其君受篡弑之辱哉如此則凡以
利爲言者皆不忠之臣而意在於篡奪者也使此說行則商君
孫臏蘇秦張儀之說一皆磨滅而天下庶幾脫懷奪兵戈之苦
而有安居樂業之期矣利路旣扼妄念邪說一已掃除孟子又
恐惠王失其憑依憔悴無聊而不知其所歸也然後示其所入
之路其路安在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是也
夫利心旣生雖世子至於弑其君如楚商人者如蔡般者遺親
後君乃至於此若利心不見仁心自生仁心之中事親而已矣
義心自生義心之中事君而已矣天下相率而爲仁義則耳目
之所觀聽心思之所鈎索家庭之所宴語臣下之所講究者一
以仁義爲言藹然肅然如四時之造化如天地之覆育二帝三
王之道可見於旦暮禽獸之心魚肉之苦可轉而入君子之塗
太平之路矣孟子言此未終不知其開陳之際惠王何所警發

乃不俟其語終遽然歎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觀此一語昔也惠王在顛倒之塗今也惠王在坦平之路昔也惠王在矛戟干戈之也也惠王在春風和氣之中惜乎道不勝欲不能終孟子當曰警發之機不得少施此仁人君子所以爲之歎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鰲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余讀孟子見其對梁惠王以何必曰利之言何其嚴也及其對齊宣以今之樂好貨好色好勇之問與夫對惠王以鴻鴈麋鹿

之問又何其寬也且今之樂非利乎好貨非利乎好色好勇非利乎臺池鳥獸非利乎是何抑其爲利之問而開其好利之實也曰此孟子之所以爲大人也夫以利爲言者是不恤天下而專利於一己也是不恤隣國而專利於一國也是不恤人民而專利於一時也當時所謂利者蓋出於此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且夫今之樂與夫好色好貨好勇池臺鳥獸常令之所同樂也使其好樂與百姓同之好貨好色好勇好臺池鳥獸與百姓同之有何不可是豈專於一己專於一國專於一時也哉亦豈得與當時之所謂言利者同乎深明此理然後可以讀孟子之書夫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此紂之所以得罪於天下也矢魚于棠築臺于郎築臺于薛此春秋之所書以爲警戒也今惠王不畏先王不顧禮法而顧鴻鴈麋鹿謂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使後世自好之士當此時也必將舉商紂故事春秋聖筆以塞其源今乃對之曰賢者而後樂此以是知孟子

之所以爲大人蓋與人同而後世之士其衛道太嚴而使人無爲善之路也夫當其顧鴻鴈麋鹿謂孟子賢者亦樂此乎其顧處與樂處即文王靈德也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者指其顧處與樂處而言之非謂鴻鴈麋鹿而已矣惠王用之而不知其所自來止墮於鴻鴈麋鹿中而已惟賢者知其所自來故與百姓鳥獸同樂其樂焉不賢者徒知以鴻鴈麋鹿爲樂而不知與百姓鳥獸同其樂此所以爲桀爲紂爲春秋之所書也文王得百姓之所自來以此樂而動百姓則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夫何以使民樂事勸功如此哉則以文王以其所以樂者動百姓之樂故民樂之如此也以此樂而動鳥獸則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於物魚躍夫何以使鳥獸蟲魚優游怡愉如此哉則以文王以其所以樂者動鳥獸蟲魚之樂故動物樂之如此也余涵泳至此乃信夫奏簫韶而鳳皇來舞干羽而有苗格傳說應高宗之夢金縢啓成王之占皆不足怪

也惟禁止知物之爲樂而不知吾之所以爲樂者與夫百姓蟲魚之所以爲樂者此所以民欲與之偕亡也豈非文王自百姓蟲魚樂中行而桀乃由百姓蟲魚憂中往此其所以生禍也歟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豈不以文王百姓與夫蟲魚之精神鼓舞盡在於此地乎惟人萬物之靈是萬物亦有靈而人爲之最亶聰明作元后是人者萬物之靈而元后又爲人之最同此靈則以我此靈以及人人其有不樂乎以我此靈以及物物其有不樂乎何則同此一靈故也由是推之則暴殄天物暴虐蒸民豈特不知人物之靈而紂之所以爲靈亦已淪胥矣可勝惜哉然則何謂靈第熟味顧處與樂及思所謂樂此者指何事而言然後識孟子之幾而知文王之所以動百姓昆蟲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隣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隣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

論填然鼓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隣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畧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余嘗讀易至咸卦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嗚呼咸感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咸之爲用如此而其要

在於以虛受人而其卦之象乃山上有澤夫山上有澤以虛受人之象也天下之患莫大於自滿其心而天下之善莫大於自虛其心自滿則善言不入自虛則過惡不留梁武飯蔬持戒纍然枯槁以此自滿而謂古人不及觀其荅賀琛書曰若指朝廷我無此事又有變一瓜爲數種治一菜爲數十味之語其復如此善言安可入乎此其所以敗也天下之可諱者莫如桀紂而漢高祖使蕭何下獄乃曰我不過爲桀紂主及問周昌曰我何如主也昌曰陛下桀紂主也高祖乃大笑夫惟梁武自聖故終有侯景之禍高祖不自欺此所以五年而成帝業而好謀能聽從善納諫後世鮮儷者以得虛受之象也孟子以此道而游齊梁之間梁惠在位五十二年考孟子所見之時在位尚有十八年然今孟子與梁王語止一二段而與齊宣王酬酢應對幾於半部何孟子拳拳事宣王而不屑意於梁惠也觀此所問乃知孟子所以不留者以惠王自滿無感入之道也何以言之觀

其言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說者曰焉耳者懇切之辭可謂當矣論其所得盡心者不過移粟河內移民河東而已夫天生民而立之君豈止於移粟而已哉此特濟急之一術耳亦何足置之齒牙且以謂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是其所謂恤民者至此極矣嗚呼此尚可與言乎若夫宣王則不然好今之樂好貨好色好勇皆天下之鄙論而宣王罄盡底蘊發露陳述而言我之病在此此亦幾於高祖之豁達矣此孟子所以眷眷而不去也然則士君子之出處其可不以孟子爲準乎余竊考惠王乃以移粟末事爲恤民之大想見其平時視民如草芥故自以此一事爲過當也五十步之論其至矣乎然其論曰寡人之民不加多此意亦可尚矣不知其所謂多者欲民之歸往耶抑亦民多則戰士多耶使其意如後之說則在所不吝使其意欲民之歸往此豈可不盡告之乎孟子不肯以吾君爲不能而責難於君者也挽而進之於王道亦可謂善引其君矣

又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是惠王嘗無故役民而違農田之時矣又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是惠王嘗竭澤而漁而用密網以取魚矣又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是惠王嘗非時營築以暴殄天物矣儻農時不違數罟不入斧斤以時則穀食魚鱉材木既足以養生又足以送死養生送死皆得其所民心爲如何哉此王道之始也然而王道不止於此其上又有事焉行王道而至於養老則忠厚之風成而行葦之詩作矣何謂養老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非帛不暖如年五十者無憂矣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非肉不飽如年七十者無憂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則數口之家仰事俯育無憂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則老者如吾父長者如吾兄而頌白者於道路無負戴之憂矣行王道而使老者皆安有衣有肉有食有代其勞者則雍穆之風和平之狀可知也余嘗求王道而不知所向讀至此乃知所謂王道者其忠厚和樂乃至於此也使一

國如此行則隣國聞之老者長者少者貧乏者苦征役者皆悅而願歸之矣又何患民之不多哉孟子此對可謂舉綱提綱挈裘振領矣柰何惠王習氣不除邪說猶在私意方熾而不能行此道也悲夫孟子既以王道引之矣乃即當時之弊政而告之曰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是惠王有苑囿之好也野有餓莩而不知發是惠王靳於賑濟也且夫歲之所以凶以和氣不生也和氣所以不生者以吾心術不得其道而政今有拂於民也此豈非惠王之過乎今民至於餓死乃歸咎於凶歲知本者固如是乎儻使惠王知歲之所以凶者由吾心術之不正政令之不臧而舉孟子之說次第而行之真所謂民歸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者也然終不聞惠王行之此吾所以痛斯文之不與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